



工藝新秀 / New Voice

在重複中，找到藝術的陶然：陳繼勝

Chen Chi-sheng

採訪／黃思齊Huang Ssu-chi · 圖版提供／陳繼勝



陳繼勝 洞見 瓷土，綜合技法
120×90×12cm 2013



陳繼勝 紀實 瓷土，綜合技法
110×90×9cm 2014

陳繼勝的陶土作品非但一點也不傳統，說它屬於現代藝術的領域反而更貼切。作品是想法的具象化，多年從事精神職能領域工作的陳繼勝，為觀看者帶來不同於美術科班的創作手法，展現一個瑣細卻廣袤的心象世界。

精準專注的現代陶

陳繼勝並非美術科班出身，投入陶藝創作的契機也相當有意思：他過去服務於精神科職能治療領域，治療方式強調日常活動的體驗與運用，因此治療師也必須先患者一步投入活動體驗中，以瞭解它所帶來的體驗與認知感受。陳繼勝偶然在一次陶藝課程中被當時擔任講師的陶藝家施宣宇專注、精準及堅定的態度所吸引，發現陶藝創作竟也有精密計算結構、設計，最終藉著高度的技術含量才成形的過程，自此對陶藝產生興趣。提到自己與土的互動感覺，陳繼勝解釋，就像是小時候在海邊、在山裡遊玩的記憶，是非常專注寧靜的。「整個過程深深感動了我。」他說。

他的陶藝知識與技能，幾乎全來自鶯歌陶瓷博物館開設的工作坊課程。雖然沒有經歷正規的藝術養成教

育，但自己最有把握的事就是「去做」，所以每次的工作坊課程結束後，陳繼勝都會進行延伸的練習與創作。除了日常創作與練習外，參與國際競賽則是對自己的鞭策與期許，用來告訴自己：做陶，如同它的可塑性，是不必設限的。

內在意義與自我的對話

陳繼勝自認為還沒有什麼具代表的作品，但他相信，它就在即將被創作出來的途中。「找一件可以做一輩子的事」是他接觸陶藝之前的人生課題之一。而今「一輩子的事」可以說是找到了，就只剩下「做」而已。多元創作、大量創作及持續創作，就是他設定的終身目標，讓他在生命存在的行旅中持續往前邁進。

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，「藝術的目的不是表現事物的外貌，而是表現事物的內在意義。」關於創作，陳繼勝非常享受與生活的種種「遭遇」。我們無法左右靈感，但可以全心地去體驗遭遇。

陳繼勝目前的作品多採用注漿翻模的方式，這種看似毫無變化的重複技法，反而讓他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創作驚喜。他生平第一件陶藝作品〈洞

見〉試圖描述創作過程中渴望洞見瞬間出現的心情，在洞見出現的那一刻，周圍的一切將頓時充滿生機，整個人的感覺、思緒會變得活躍與清楚，過往的挫折與失敗也將成為前進的關鍵要素。作品展示時圓狀的曼陀羅展布形態，開放中帶著封閉感，儘管單件作品或許是單獨存在，卻是同心、齊聚一群的整體。

作品〈紀實〉的創作源頭，來自古人認為冬季從冬至開始，要過完九九八十一天，春天才會到來，因此有了「數九」的風俗。這件作品自2013年的冬至開始創作，作品的創作歷程即是藝術家「日日記錄的行走」。手做的原型是每一天埋下的一顆種籽，進行翻模、注漿及打磨後，依據創作者當天的心境，以不同的燻燒技法完成整體的面貌，最後以文字轉印的方式完成紀錄。作品的本身雖非微小之物，但他期待以細微及緩慢的角度進行記錄，如同戰地攝影記者Robert Capa所言：「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，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。」他希望觀者能夠透過極專注投入的觀看方式，與作品互動。

陳繼勝認為，「我們所處的日常空間是有能力生產、思索、創作的一種客體，也可以是一個經歷記憶的容器。」這也是作品〈存在〉萌發的動機。貝殼是海邊的常見物件，也是軟體動物曾經的居所，每一個空著的空間，就像是一個個得以入住的家屋，外觀是殼堅甲硬的形態，隱藏其內的卻是柔軟、平滑的力量與美感。

等待，靈感在現實中迸現

陳繼勝自述，自創作以來，雖然沒有遭遇什麼無法克服的挫折，但的確也

得思考多數藝術家會遇到的現實難題、空間及時間的困境。接連獲獎後，他對自己的陶藝生涯思考更多。目前的他以持續投入「做」的行動中，作為他的因應之道。

雖然在創作的每一個階段仍會遭遇不同且新穎的難題，但陳繼勝總能在閱讀、休閒及行旅之中發現方法。「等待」不是被動，也不是懶惰，而是種專注與傾聽，只待情境或言語出現，便能在一瞬間釋放出蓄積的能量。「我認為那是創作本身所擁有的運作時機，這過程雖會讓自己有些許焦躁，但我也不斷告訴自己，這就是享受創作當下的最佳禮物。」

參與有限且不可預期的生命

「日常，是我的老師。」陳繼勝習慣記錄的行為讓靈感總是累積得比實務創作來得快。談到未來目標，他希望可以將想法一一創作出來；接下來的一年，他則希望全力投入創作，參加競賽，持續參與工作坊與研討會，以擁有一個藝術與生活並存的空間。如何在有限且不可預期的生命裡，證明自己的存在？陳繼勝說，創作是一個絕佳的方法：「陶藝，讓我得以有意義地活著。」

陳繼勝 存在
瓷土，綜合技法
56×56×4cm
2015

